

语言能力需要终身培育

——序李君《大学语文教材研究（1978—2008）》

李宇明



李宇明教授与周有光先生畅谈

李君的博士学位论文《大学语文教材研究（1978—2008）》即将付梓，我由衷高兴。

李君的求学之路很不平坦，但终有所成。“王冕七岁上死了父亲。”这是语法学上的经典例句。一般人分析这个句子，能滔滔不绝地从语法讲到语义，而对于九岁丧父的李君来说，可能有更多的人生感悟。是母亲一人供养七个孩子长大成人，饥饿和寒冷是他们家当年生活的代名词。李君1994年考入黑龙江大学中文系，是哥嫂的无私供读才使他得以完成学业。大学毕业工作了两年，有了点儿经济积蓄，他才考回黑

龙江大学读硕士。毕业后再工作四年，又有了点儿经济积蓄，即考入南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。现在是黑龙江大学的副教授。东北的黑土地很养人，生活的磨难是人生的一笔重要财富。

据我所知，《大学语文教材研究》是我国第一篇从应用语言学角度研究大学语文教材的博士论文，研究材料的时间跨度从1978年到2008年共计30年，研究教材的数量多达350余部。为尽量全尽量多地获取这些研究素材，李君前后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到国家图书馆查阅复印。为节省开支，或是住在昏暗的地下室，或是到同学处借宿；复印费用太贵就用相机拍照，照片就拍了四万多张。通过对350余部大学语文教材多角度的统计分析，得出了一系列可信的数据，展示了新时期30年来大学语文教材编写的基本风貌和发展变化，对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提出了具有大量事实根据的建议。研究的扎实来自材料的扎实，更体现着一个学者的学品与人品。

在李君搜集材料、撰写论文的过程中，作为他的博士论文导师，我和他一起思考大学语文的教学目标、教学内容等问题。大学语文之“语文”，究竟是何含义？是语言文字，是语言文学，还是语言文化？甚至就是文学、文化、文章学？在已有的教材研究、教学讨论和教材选文上，都会发现对“大学语文”理解上的各种倾向性。也许不同层次、不同类型的大学，或是大学中的不同专业，就应该有不同倾向的大学语文教材。

大学语文教材的倾向尽管多样，但大都认为应有一定的语言文字内容。的确，大学生还是需要学习一定的语言学知识，需要继续发展其语言能力的。但要进一步追问，大学生究竟需要哪些语言学知识？需要怎样发展其语言能力？由于学术研究的欠缺，恐怕谁都难以给出清单式的回答。回答这一问题，需要对现代社会成人的语言生活进行系统的研究，需要从语言能力的终身发展上进行教学规划。

人生的每个阶段，都有每个阶段的人生任务，由生到长，由壮到老。语言生活是人类最为重要的社会生活之一，关乎人生质量，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。人生的每个阶段，有每个阶段的语言生活，保证每个阶段的语言生活质量，就需要获取一定的语言能力和语言知识，就需要终身观照下的语言教育。

“终身观照”的语言教育，要旨有二：其一，人需要终身接受语言教育；其二，人生每一阶段的语言教育，都应有终身的系统考虑。

人生每阶段的语言教育，应考虑三方面的问题：第一，此阶段人的心智水平能够接受什么样的语言教育；第二，前段已经完成了哪些语言教育；第三，哪些教育是为后面的人生阶段教育做准备的，哪些教育是作用终生的。据此三点，可以粗略描画人生一些阶段的语言发展任务。比如：

婴幼儿期，是孩子发展基本口语的时期。2012年9月，教育部发布的《3~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》，从健康、语言、社会、科学、艺术五个领域描述幼儿的学习与发展。《指南》将幼儿期语言发展放在重要地位，是非常科学的。

小学阶段开始识字，开始发展书面语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口语，并适时地引入第二语言，特别是外语。

中学阶段是基本语言能力的培育阶段。中学生要具有运用口语和书面语完成人生主要交际任务的能力；要具有一定的外语能力、使用一般的现代语言技术的能力和一定的语言学知识。中学生的语言能力其实代表着国民的基本语言能力。

大学阶段是高级语言能力的培养阶段，起码需要考虑如下几点：第一，能够运用口语和书面语自如交际，且有一定的文学鉴赏能力；第二，外语能力有较大提高，甚至开始学习第二外语；第三，具有一定的语言科学素养，树立科学的语言观，对语言生活现象能够合理看待；第四，较为熟练地使用现代语言技术；第五，能够借助语言学促进专业学习，具有解决本专业语言问题的意识和初步能力。例如：法学、医学专业的学生，应有一定的应用语言学素养；哲学专业学生，应有一定的语用学、语言哲学、语言逻辑学的素养；计算语言学、发展心理学等专业的学生，应有一定的语言结构分析能力；理工科学生应有一定的术语学素养，等等。

语言生活随社会发展而快速变化，新词语雨后春笋般涌现，现代语言技术伴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而日新月异，在信息化时代语言能力对于人生的意义也愈发重要，因此，语言能力也需要终身培育，大学之后的人生旅程中，还需要不断地进行语言学习。

我国的语言教学实践和语言教育研究，虽然有较长的历史，但是缺乏对人生各阶段语言生活、语言需要的描述，缺乏终身语言教育的规划，特别是对高中之后人生各阶段的语言教育胸无定数，不确定还需要教些什么，还能教些什么，以及用什么方式去教，因此有了不同目标、不同内容的大学语文教材。当然，我国已经进入老年社会，老年语言生活还罕有学者涉足，老年语言学还是一片“处女地”。

李君的这篇论文，开了一个好头，但“终身观照”的语言教育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，需要学界，需要李君继续耕耘，继续开拓。

古人讲究教学相长，李君的研究也启发我思考了很多问题。李君谈起他的人生历程，总是感谢曾经帮助过他的人，特别是教育过指导过他的老师们。我常为他的“懂得感恩”而感动。这感动，也是教学相长的一部分。此时我也把这种“感恩”的感动化为言语，来表示对南开大学和南开大学同仁们的感谢。我国有悠久的语言文字工作传统，但却没有直接支撑的学科。在马庆株先生的倡议下，南开大学首设语言规划学博士专业，使我有缘与马庆株等先生一起，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从事语言规划研究的博士，以企对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尽绵薄的学术之力。

唐代崔护有诗云：“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（《题都城南庄》）诗人展现了对“人面桃花”的美好回忆，也强烈抒发了“物是人非”的人生感慨。我却突闪奇念，若将语言规划学专业比作诗中的“桃花春风”，我多么希望，不管人面何处去，桃花依能笑春风！？

2012年10月31日
序于北京俱闲聊斋

（本文作者：李宇明，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，原国家语委副主任、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，现任北京语言大学党委书记）

语言能力需要终身培育——序李君《大学语文教材研究(1978—2008)》



作者: [李宇明](#)
作者单位: [北京语言大学党委](#)
刊名: [北华大学学报\(社会科学版\)](#)
英文刊名: [Journal of Beihua University \(Social Sciences\)](#)
年, 卷(期): 2013, 14(1)

本文链接: http://d.g.wanfangdata.com.cn/Periodical_bhdxxb-shkxb201301037.aspx